



从乡村小学教师到小镇私企业主，再到求真向美的学者、艺术家，是书法抚慰了他的心灵，是书法改变了他的人生。

杨诤继推出“书法学习三段锦”《书法问答》《书法要诀》《书画趣谈》后再推力作

《书法自由谈》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杨 愕 著

又见自由谈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法自由谈 / 杨诤著.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672-1700-3

I. ①书… II. ①杨…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中
国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2109号

书法自由谈

杨 诤 著

责任编辑 方 圆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地址: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 226300)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25千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2-1700-3 定价: 28.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因为遭遇了书法（代序）

杨 诨

50年前，我出生在江苏启东农村。父亲在省城工作，母亲务农并独自带着我们姐弟仨。虽然父亲经常寄钱回来，但由于我们姐弟仨都在上学，所以物质生活还是相当艰苦。打闹、闲逛、恶作剧、赌博、千方百计找书看，是我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全部。

爱上书法

1981年夏，我初中毕业，恰逢全国师范中专招收第一届小龄生，于是顺利地考上了江苏省海门师范学校。考上师范，标志着跳出了“农门”，对于整个家族来说，

1984年暑假，毕业等分配，闲得无聊便开始练习书法。后被分配至启东县永和乡中心小学教四年级语文，不到一年，我便在全县教育界崭露头角。经教育局教研室选拔推荐，我得以多次参加南通市小学语文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年会，并成为汇龙片（由多个乡组成）第一个南通市教育学会会员。又曾到县实验小学借班上课，是全县三位优秀青年教师之一。县第二实验小学秦校长在听了我一堂公开课后，中午吃饭时特意让人安排我紧挨着他坐。他和蔼地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学校教书，我以“士为知己者死”作答。永和中心小学培养了我，我就要“从一而终”，除非哪天它不要我。

仅隔一年，永和中心小学还真有了不要我的意思。事后反思：那时我吸收新的教育理念，积极教改，也许是步子迈得太大，在校长及老教师们眼里，这是对学生“放任自流”。还有一种可能是我开口见喉的个性得罪了校长。再有就是我对书法的痴迷，有时在课堂上，学生在下面自学，我会忍不住拿出毛笔在讲台上临帖。

1987年暑假开学，我被“调出”永和中心小学，不过还好，给足了面子，说是我带的那个班学生“水平太高”，永和中学的教师都不愿意带，所以只好请我也“跟”过去。一年后，永和中学又把我“推给”了幸福小学，这回没给任何理由。仅仅隔了两天，幸福小学又把我“推给”了永和乡最偏远最破旧的公兴村小学。那

天，天空有些阴沉，我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两条小被，车笼头上挂着一只军用书包，书包里装着几本碑帖、一瓶墨汁和几支毛笔。我垂头丧气地把自行车靠在公兴村小学教师办公室墙皮脱落坑洼不堪的墙上。我找到校长，说明了来意。校长不信，他说：“不可能。你一个教育界的红人，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学校？”教导主任一路小跑到村支书家打电话向上请示，一会儿回来，苦笑着对校长说：“是真的。”

那个时期，原先的同事们纷纷为学历达标而拼搏，参加函授、自考。我在公兴村小学孤身住校，宿食不全，但好在还有书法，孤独和憋屈每次袭来，都只在脑际一闪即逝，我把业余时间都给了“颜筋柳骨”、“二王法帖”、“秦汉风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带领学生们也练起字来，大有“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的味道。我日夜苦练，数体并入，同时钻研理论，但那时对于初学书者来说，想要参加一次县级书法展都何其难哉！我的记忆中有两个场景：

一次听说县文化馆要办一个全县性的书法展，我投了稿。知道展览已经开始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文化馆，展厅的大门已经紧闭。我扒开一条窄窄的门缝向里张望，多么希望能突然发现自己的作品也荣耀地挂在那里啊！

第二次是南通有一个展览，我投了稿，不久接到了南通发来的展览通知。于是请了假乘车兴致勃勃地赶去，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确认：里面没有自己的作品。

好在“天见可怜”，从1989年上半年开始，我便在书法上接连有了收获，在小范围里还产生了一点小震动。我先是一举夺得了南通市“文峰杯”书法大赛一等奖，紧接着又参加了江苏省书协和日本爱知县联办的中日教师书法展，并开始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作品。

查无此人

1989年5月，我的篆刻作品获得南通市首届篆刻大赛二等奖。发奖前一个晚上，部分外地获奖作者聚集在南通县青年饭店。天南海北穷聊，说到了婚姻，于是各述“理想”。我说：“黑黑的壮壮的，摆地摊的，她挣钱我花钱。”海门的葛文明听了，转头向李伟平说：“李老师，杨诨还没对象，你为什么不把你妹妹嫁给他？”李伟平说：“他不是要摆地摊的吗？再说我家也没钱。”

“摆地摊之类，说说的。没钱怕什么？只要肯干，能没钱？”我见“有戏”，赶紧纠正道。

我想起一位同事曾对我说过，李伟平的妹妹长得很漂亮，身高一米六五，长辫及腰，瓜子脸。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唱“南泥湾”的姑娘的形象。现在这个时代，到哪儿找这样淳朴的姑娘？

第二天临分手时李伟平对我说：“做哥哥的不好给妹妹做介绍的，你自己想办法，或者你先给她写封信吧。”

几天后我寄出了一封信。

盼望了近10天，邮递员又把信给我带了回来，退件单上潦潦草草地写着“查无此人”四字。

我一打听，原来是我把地址搞错了。

后来我问妻子，为什么我们从没见过面而你就答应了？妻说：“我在《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杂志上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和作品，原以为是外地人，年龄至少三十五六，后来哥哥说他跟你是朋友……”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乡村男教师找对象的“普遍情状”。那时乡村男教师找对象很难。我读师范时一个班40人，其中女生不到10人。在永和中学时，学

校未找对象的男教师就有十多位，其中有10位由于都住校，又常在一起玩，所以被称作“十大金刚”。一般来说，有大学本科文凭的，有希望找大专生或中师生，专科生找“顶替”的，像我等中师毕业的，一般只能找集体户口或是农村的。我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相过一回亲，女方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纺织女工，她偷相了我之后对介绍人说：“可以先谈谈看，但男的必须能调到县城。”

妻子毕业于南通师范，长得又好，无疑是“金枝玉叶”，所以在此之前，像她这个类型的，我连念头都不敢动一动的。

书法在我被“远谪”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片春光。

首次自荐

在书法创作上有所突破的同时，我在理论研究上也开始频频收获，并引起了文化部门有关领导的关注。来自文化局的“说法”是想把我调到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老实忠厚的沈馆长甚至主动热情地为我“游说”了起来。来自教育部门的“传说”是我有希望调入少年宫，当一名专职书法教师，依据是我已经在少年宫兼职了两年。一位熟知调动“规律”的同事说：“一般是先借，后调，你兼职就表明已迈开了第一步，第一步迈开了，余下的路就好走了。”

1989年暑假，我在文化宫和少年宫兼课，挣了点钱，于是利用剩下的十多天时间与朋友跑到北京去看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游长城，逛琉璃厂，回到启东时，已近月底。一问自己调动的事，没有任何进展，但少年宫却确确实实又进了新人。在少年宫美术教师杨斌的怂恿下，我敲开了教育局局长家的门……

自荐不成，我干脆辞了少年宫的兼职，并写了封信

给局长，大意是：你如今不给我机会，我也决不会跪下求你。我会努力。当有朝一日我以“君临天下”的气势（当时确实用了“君临天下”四字）在街头遇到已经退休的你，不知你到时会做何感想？据学校的同事讲，局长在好几个场合提到了这封信，还“表扬”了我。后来局长退了休，我也从教育岗位辞了职下了“海”，有一次在教育局遇见他，局长和我都笑咪咪的，他还拉着我的手寒暄了好久。

去了再说

暑假开学后，我告诫自己应该安心当一名乡村教师，“进城”当教师的人是“确有种乎”的。但没过多久，有一种“恐慌”在我心头潜滋暗长：难道我就这样甘心听从命运的安排？给局长的信难道只是一个匹夫冲动时的狂言？

1990年8月，我看到一则广告：北京大学艺术中心书法研究班招收学员。我按要求提交了材料，不久便接到了来信。为什么说是“来信”而不是“通知”？因为信上没有说录取我，也没有说不录取我，但又告诉了我开学的时间。我看了给葛文明的通知书，和我的不同，明确写着他已被录取。

我决定冒一下险——去了再说！

报到那天，没人查看通知书，缴了钱，登了记，一切就OK了。

北大进修回来的那个春节，我写出了长达13000余字的《禅与书法》一文，先是发表在1991年的《书法研究》上，后又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法文化大观》一书。2002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的全部上榜论著及作者，直到2004年才完整公布。这次评选的范围

是1949年至2000年间公开出版发表的理论著作，上榜理论家共60位，我凭《禅与书法》一文叨陪末座。

再次自荐

又回到了乡下那个熟悉而又闭塞的小天地，表面上我书教得兢兢业业，实际上心思不时地飞向远方。有一次与施惠新老师闲聊，他说他推荐我的师兄管振新去启东制药厂当美工，管答应了，最后却去了建设银行，弄得他不好向人家交代。我向施老师自荐说：“那就推荐我去药厂吧！”

去药厂面试那天，施老师不空，我请同习书法的张建华陪着壮胆，接待我们的是销售科长任晋生。一番“闲谈”后，任科长说：“光凭你自己说没用，我总得看看你的作品吧。”于是相约第二天再来。

我琢磨着药厂的人，要看的书法必定是工整一路的，于是请张建华代写了张“颜楷”，请管振新代写了张行书，我自己则写了张隶书，又顺手拿了几份有我文章的报刊。

第二天我与张建华如约而至，除任科长外，徐无为厂长也在。徐厂长和我东一句西一句“闲聊”，任科长则埋头读我带去的几篇文章，书法作品他们竟然看都没看。约40分钟后，任科长抬头问了我一句：“你既然这么优秀，教育局为什么不用你？”我答道：“也有人认为我不可多得，但有这种想法的人手中没权。”

徐和任低头小声交谈了几句。徐厂长站起来向我伸去了他温暖的大手，说：“欢迎你加入启东制药！越快越好！文教上有什么条件，你去谈，我们都答应。”

跟乡文教谈的时候，领导出于好心劝我不要去了，说丢掉铁饭碗，去捧泥饭碗，天底下有这么傻的人吗？我谢了

他的好意，说我意已决。为了心中那片天空，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启东制药向我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多彩的生活画面，我沉浸在物质带给我的快乐里，不知不觉已把书法放到了很次要的位置。在闲得发慌的时候，我开始学着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一些有趣见闻，发表在自己主编的企业报上。有一次徐无为厂长设家宴招待我，并请文化局局长钱仲仁作陪。席间，钱局长一脸正色地对我说：“杨谔，启东制药厂你不能久待，你的前途在文化上。少则3年，多则5年，你一定要离开。”坐在一旁的徐厂长听了有些生气，对钱局长说：“我请你来是为了让杨谔安下心来的，你怎么反而策反？”

启东制药是国企，而我的人事关系一直被扣在文教上，尽管厂领导对我很好，任命我为《启东制药报》编辑部主任，实质上我还是“二等公民”，这一点据领导们说他们也无能为力。比如几次分房，连门卫都有了，但我这个中层正职却没有。工会分年货也没我的份。一气之下，我退了药厂给我的宿舍，自己租住了出去。

这时，启东制药已改名为盖天力制药，它发展迅猛，没几年就成了一家闻名遐迩的药企。我发现，别的国企有的毛病，启东制药在规模不大时没有显现，现在规模大了，一下子都发作了起来。企业一方面劈波斩浪，另一方面险象环生。在正好满5年的时候，我毅然退出了启东制药。

有意思的是，在此期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萧高洪和江西人民出版社，邀请我与其他9位著名篆刻家、理论家一起撰写《历代玺印精品博览》一书，全书共40余万字，我负责肖形印部分。此书1995年出版。我看了一下书前的作者介绍，唯我年龄不足三十，社会地位犹如芥豆。该书的出版，仿佛是命运给我准备的一场

与书法的“告别演出”。

“醉生梦死”

药厂几次分房都没我的份，我啥话也不说，就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办了个小印刷厂。我要自己攒钱买房！如今离开药厂，文教上回不去也不想回去，文化上的理想又遥若天边的云彩，我开始一心一意经营自家的小厂。

每天上午，我开车载着外聘的销售员出去跑生意，中午大多由客户请我们吃饭，因为我聘的几个销售员都是有身份的人。在整个推销过程中，我是一名普通的驾驶员。他们谈“交易”时，我躲在车里看书；喝酒吹牛时，我在一旁静听。晚饭通常由我请。喝完酒，他们还要打牌，我不感兴趣但得陪着。有一次他们怕我寂寞，为我点了一支烟，而我却睡着了，结果把牛仔裤烫了个洞，皮肤也烫伤了，他们这才开恩放我回去。

那几年，书法在我的生活中仿佛一件可有可无的过气的饰物，只有敏感的人才会觉察出我与一般乡镇企业厂长略有不同。实质上，十多年对书法的追求，使我可以与人“同醉”，但不一定能与人“同梦”。醉后的我仍能坚守着底线，心是醒的，有时还有点痛。这一点，也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时的启东文教界，通常以“醉生梦死”来评价我。

他们哪懂得，“醉生梦死”表象下那个真正的我啊！

清时有味

1998年年末的一天，蛰伏的“真我”终于站起来了。

那天新上任的江苏省书协主席团来南通评点作品，鬼使神差，我竟也去了，还带了两张作品。

徐利明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说：“艺术感觉很好，但不懂笔法。”随即问我怎么会在南通？我说我是南通人怎么不在南通？他说你不是河南人吗？旁边马上有人证明我本来就是南通人。也许是我前几年在河南美术出版社的《青少年书法》杂志以及河南的《书法导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所以在徐老师的印象中杨诤便是河南人。那天我大胆地提出了想去他那里进修的愿望，他当场答应了，并告诉我报到的时间。

我知道自己有一个缺点，就是想好了的事有时会后悔；同时我又有一个优点，一旦说出去的事便会努力去做。为了断自己的退路，我再一次对徐老师说：“就这样说定了。”

去南京艺术学院进修，我在地理上强迫自己离开了那个“醉生梦死”的圈子。一个人斗室苦读，粗茶淡饭，反觉分外有味。“清时有味”，每当苦读有得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冒出这个词。

书法艺术对我的人生观、审美观的影响开始占据上风。

不倦追寻

人们常把能写出“书外味”，能表现书者心灵，看作是学习书法的终极目标和高境，我现在认为，学习书法的高境是“不为书”，即目的不在创作本身。学习书法，最终也应该归结到对“人生”这一永恒主题的追索上。

学习书法，首先就得理解那些古代书家，如果仅仅看几本作品集，知晓几点技法，读几篇评论文章，这是远远不够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一生就是一本波澜壮阔的大书。时代如大江东去，能留下来的“痕迹”少而又少。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是如何面对并投身于时代大潮

的？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采取了这样的人生姿态？他们的踪迹，尤其是他们早年生活过的地方，一定还留存着他们的生命密码。因此，关注、考察，去实地感受“气场”，推想当时的环境，体悟他们的思想，便有着别的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十多年来，我通过“追寻”的方式来靠近他们，理解他们。每一次追寻，都仿佛是在与他们做一次近距离的对视和访问。有几次，我人还在前往的旅途，心中的疑问却随着思考空间的变换、展开与扩大，一下子豁然开朗。

追寻的过程，也是自己的灵魂得到一次又一次淘洗的过程。这个时候，书法无疑是沟通古今、人我，升华人生、解答人生的最好媒质。

感恩书法

新知，给我带来快乐；创作，让我痛并快乐着；渐修顿悟，不断地给我以惊喜；心境无涯，每有提升，感觉似乎能以物理的方法来计量。不怨天，不尤人，先不问社会给了我什么，先问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先贤犹如镜子，万事皆有因果，个人的因果之外，还有历史、社会的因果，环环相扣，各循其理。书法之理通于人生之理，它改变、完美着我的人生。不争之争，斯为大争。人所能争的，是浮誉名利；人所不能争的，是时间的裁判。作“不能争”之争，方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另外，看穿人生，并不等于放弃人生，看穿了却仍能为之而不懈努力，斯为大雄。而今许多人，眼光不过三尺，锱铢必较，现实功利，生命缺少弹性，心灵缺少空间，所以生活缺少昂扬的激情、悠远的想象和诗意的阳光。

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如今的最高学历仍只是中师，因为书法之故，我没有自卑，我懂得人要自尊。

2016年4月

目 录

目

录

1

辑一

书法的走向	3
书法大诀窍	19
书法的欣赏与学习	29
书法的法、技、道	46
古代书法创作论点我见	63
草书的情感、自由与法度	75

辑二

书法与禅	99
审美与育人	
——给书法教师的建议	119
用美点亮生活	139
苏东坡的谪惠之旅	150
林散之的人格魅力及其书法发展的几个阶段	186

风生云尽散 天阔月徐行	
—— 读书与向美	202
有的印是这样刻成的	228

辑三

有风吹过.....	249
卷舒有云 花落无声	257
就这样走向远方.....	267
后记.....	281

2

⑧

⑧

⑧

⑧

⑧